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中

[法国]罗曼·罗兰/著 孔铁 李亮 向亚云/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中)

[法]罗曼·罗兰 著

孔铁 李亮 向亚云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约翰·克利斯朵夫(中)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第三章 挣脱樊笼

在艰难困苦中曾援手与他而此刻他最需要的高脱弗烈特,也好几个月地离去,更有甚者是一去不复返了。夏天的一个晚上,一封信寄到鲁意莎手里,这封信是从一个很远的乡村寄来的,字号大得可以,信上说她哥哥去世了,被埋葬在那边的公墓里。哥哥的身体每况愈下,却流浪成性,终于不幸地客死在那个村庄。这个恬静而富有骨气的人本是克利斯朵夫的封山朋友,性情温和,是克利斯朵夫精神的依靠,但却让死神召唤而去。他与爱他却不知他的老母相依为命,孤单难熬。德国的大平原如阴森的海洋环绕着他。每一次他想跃出这“火坑”,但等待他的却是往下的沉淀。周围的一切无情地面对他沉没海中……

正苦苦挣扎之时,无边黑夜里忽然一亮,那是哈斯莱的形象——他儿童时代垂慕已久现已名满全国的人物。他追忆着哈斯莱当年的承诺,便立刻竭尽全力去抓获那最后一颗救星。他能够救他于水火之中,应当救他于水火之中的!应向哈斯莱要求什么?既不是援助,也不是钞票,更不是物质上的东西,只要他理解就足够了。哈斯莱与他同样遭受过迫害,另外他还喜欢独来独往,那么他定能理解一个受尽庸俗德国佬仇视与冷遇的孤独者。作为斗士,他们在同一个阵营之中。

这个想法一旦萌生心中,他便立即付诸实施。他告知老母要出外一个礼拜,当天夜间就搭乘火车直奔担任乐队指挥的哈斯莱所在的德国北部大城市。他刻不容缓,为生存力求最后一搏。

哈斯莱早已声名赫赫。他的对手尚未拜服,但朋友们却大话连篇,称他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音乐家。其实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是一群荒谬分子。

哈斯莱的口舌助手是一批普通文学家、画家和颓废的批评家,作为革命派的代表,对势力雄厚的反动派进行斗争。他们把矛头直指虚伪的虔诚和固定的礼教,这使他们当时有功于世。但是桀骜不驯的风格

使他们表现得太过于迂腐,竟然毫无察觉地发展到令人发笑的地步:原因之一就是部分成员虽然相当豪迈,却总是不够理智,见识与趣味流于低级。他们作茧自缚于自己幻化的太玄之境,并且堕入所有艺术派的窠臼,与现实的人生隔膜了。他们为自己,也为成百上千个读过他们的作品的盲目崇拜者定下了规律。这些口舌帮手对哈斯莱的吹捧成为能够伤他的致命软箭,使他自满得离了谱。无论何种音乐灵感碰撞他的脑子,他都毫无原则地接纳,他私下认为即使这些东西达不到自己的标准,比起别的音乐家来说也是高明无比。虽然这种认为常常正确,但决不是一种理性的观点,同时也不是伟大作品产生的根源。哈斯莱心里敌友不分,瞧不起任何人,导致把漠视和讥讽的态度也加诸自己的人生之上。因为他对许多豪侠和天真之事笃信不疑,一旦失望起来,他将步入怀疑和讽刺的歧途。既无勇气让自己的信念不受时间无声无息地侵蚀,又不能自欺欺人,自己看来仍坚持早已放弃的理念,他于是对既往信念大加嘲讽。他软弱、疏懒,承受不住大喜大悲,有种南部德国佬的特点,太热和太冷都在承受力之外,他需要温和的气候来维持心态的平稳。他无意识地陷入误区:贪吃贪喝、无所作为,产生一些萎靡不振的念头。他的艺术作品也沾染了这种气息,即使他才华横溢,即使在迎合潮流的庸俗作品中也隐藏不住锐利的锋芒。再也没有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没落了。照直说,认识到这一真相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但此种时候他总是尽力避免,以至于很少有这种时候。那时他一改常态:愤世嫉俗,生活厌倦,情绪低落,自私的想法在心中翻滚,对自己的健康担忧,但对自己所鼓舞和憎恶的东西漠然对待。

克利斯朵夫便是向如此人物来乞求鼓励的。当早晨的冷雨还未停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已驻足于哈斯莱所在的城里,尽管他对此行希望还不大。他以为此人在艺术上富于独立精神,希望从其那里得到些友善的鼓舞之语,使自己继续进行永无休止的斗争而不疲倦,那是一切真正艺术家和社会学家的角逐,一息尚存绝不停止的角逐。席勒说过:“你与群众之关系,唯有斗争不会令你有后悔的感觉。”

克利斯朵夫焦急异常,把行李丢在车站附近一家旅馆,就匆匆寻觅哈斯莱的栖身之所。那是一个郊外的小镇,离城市有一段距离。克利

斯朵夫啃着面包，匆匆搭上了电车。快到哈斯莱家门口时，他的心不由自主地狂跳起来。在这个行政区域里，奇形怪状的建筑比比皆是，现代的德国将高深的知识运用于建筑之上，创造出一种非文明的艺术，用勾心斗角的人工来代替天然所赐。在这毫无风景可言的小镇，在线条般平平的街道中，埃及式的地窖处处意外地矗立着；挪威式的木房子，寺院式的回廓；带着雉堞的堡垒；万国博鉴会会场式的建筑物也处处挺立着，猪肚似的建筑深深扎足于地下，毫无生机的面目，圆睁一只死鱼眼，地牢式的铁栅栏，大门上头蹲着奇怪的妖怪，配着潜水艇上的门，使窗的栏杆上嵌的金字更加醒目，以及东一处西一处铺着的蓝珧琅地砖，这一切都是出人意料的地方，五彩缤纷的碎石拼出夏娃和亚当的图像，屋顶上铺着多料色彩的瓦；还有堡垒一样的建筑上砌着千奇百怪的野兽，一边无窗，一边平排着大洞，方形、圆形，宛如疤痕一般；一堵空墙，再加之一群野人雕像支着一座大阳台，一窗从上而开，阳台石栏杆内有两个胡子稠密的老人头探出；鲍格林画上的人鱼。在这些如同牢房一样的建筑中，有一所门口雕着两个硕大的裸体像，两行建筑师的题辞刻在低矮的楼外：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艺术家显示他的新天地！

克利斯朵夫心无二意地思考着哈斯莱，抬眼瞧了瞧奇形怪状的一切，无意深究。他终于寻到了哈斯莱的房子，加洛式的朴实房屋，内部华丽、俗气，高温气味弥漫于整个楼道。克利斯朵夫迈开两条抖动的腿，撇开狭窄的电梯，细步走上第四层，他哆嗦着放慢脚步以求平静自己的心情。在这短短的过程中，昔日与哈斯莱相见，老祖父的音容、童年的狂热都浮现于脑海之中，如在昨天。

他按铃时钟指到十一点。管家女仆精神饱满地开门，但却并不热情，先是甩下一句：“先生不会客，他十分疲倦。”之后，或许是克利斯朵夫脸上那种天真失望的神情逗引了她，她重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之后，语气一缓，请克利斯朵夫先到哈斯莱的书屋休息，说自己设法让主人见客。她说话眼睛一挑，带上门出去了。

壁上悬着几幅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和十八世纪描写风情的镂版画，哈斯莱自诩为各派艺术的内行，听从了自己阵营中人的建议，从玛奈到

华多的作品他都收藏。这种不伦不类的混合风格也体现在家具上，“新派艺术”沙发围绕在美丽的路易十五式书桌四周，一张东方式米榻，堆着山一样高的彩色靠枕。镜子装嵌在门上，主人的胸像摆在壁炉架中间，日本小古董则安置在壁炉架两旁和古董架上。一只散乱着照片的盘子摆在独脚圆桌上，歌唱家、崇拜他的女人和朋友们写上名言警句或言辞热烈的题款，把照片送给了哈斯莱。桌上十分杂乱，钢琴打开着。古董架上到处是灰，烧掉的雪茄烟蒂满地都是……

一阵不悦的咕噜声从隔壁传入克利斯朵夫的耳内：女仆尖着嗓子在和主人顶嘴。很显然主人不愿会客，而女仆非让他出来不可，她很不客气地用狎近的口气同主人顶牛，尖细的声音隔一间房子仍清晰可闻。她批评主人的有些言辞会使克利斯朵夫发窘，但主人却未动气。相反，这种毫无顾忌的态度仿佛勾起他的兴致，他一边不耐烦叽咕，一边挑逗她，故意使她发怒。终于克利斯朵夫听到了开门声，哈斯莱有气无力地走进来，拖着脚步。

他进来了。克利斯朵夫突然心头一阵难受。是他，怎会不是他呢？毫无疑问是哈斯莱，可又不是哈斯莱。宽宽脑门光滑依然，没有一道皱纹，脸犹如孩子一样也无一丝皱痕，但已经谢顶，也发福了；皮肤泛黄，恹恹欲睡，耷拉着下嘴唇，噘着嘴巴，仿佛很不高兴；他弓着背，双手插入起绉的上衣口袋里；脚下拖着一双不成样子的拖鞋；衬衣的扣子尚未收拾好，衬腰也扭作一团。克利斯朵夫颤动着喉结向他报上姓名，他却目光呆滞地斜眼看了看他，机械地行礼，一言不发，点点头示意克利斯朵夫坐在对面椅子上，接着他吐了一口气，把身子埋入靠椅里。克利斯朵夫又重复了一次：“我曾经荣幸地……阁下曾经对我一番好意……敝人是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

哈斯莱如懒狗一样躺在米榻里，左边的膝盖也弯了下来，一双瘦手放在膝盖上。他应声说：“我想不起来。”

克利斯朵夫抽动着喉头，期望哈斯莱回忆起以往见面的经历。让克利斯朵夫提起这些美好的回忆决非易事，而尤其是此景此情更让他难受；他说不清道不明，胡言乱语得使自己害羞。哈斯莱随他支支吾吾，只用一双无神的眼睛不在意地瞧着他。克利斯朵夫停住了嘴，哈斯

莱把膝盖扭了几下,好像预备克利斯朵夫继续往下说一样。过了一会儿,他毫无表情地说:“是,但是这些东西也不能使我重新年轻啊……”

他扭了扭身子,打了个呵欠:“真是对不住……没休息好……昨天晚上,在戏院里吃了夜宵……”说着他又打了几个呵欠。

克利斯朵夫盼望哈斯莱提及那以往的旧事,但是哈斯莱对此漠不关心,只字未提,对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情形也毫不关心。他打完了呵欠;问了一句:“你到柏林很长时间了吗?”

“才刚刚来了一天。”

“什么?!”哈斯莱仿佛惊讶地叫了一声,但很快漠然下去,“旅馆的名字是什么?”

此后他又不愿听别人的答话,只是懒懒地抬起身子,按电铃去唤女仆:“对不起。”他说道。

带着不驯服的表情的矮小的女仆走进书房。

“你要取消我的早餐吗,凯蒂?”他说。

“可是,您正在与客人谈话。我怎能这样做呢?”她回答。

“为什么不呢?”他瞟了一下克利斯朵夫,“我的思想由他喂养,我的身体由自己喂养。”

“当着客人的面用饭,你好意思吗?这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

哈斯莱毫不动怒,反而大笑,修正了她的话:“应该这样讲,像日常生活中的动物……”他继续讲下去:“我只是用早饭,快拿来,无所谓好不好意思,这与我无关。”

她耸了耸肩,退了出去。

克利斯朵夫发现哈斯莱对自己的工作只字未提,便尽力把话题继续下去。他谈起了苦闷的内地生活、普通人的过于平凡俗气、思想的狭隘和自己的孤单苦闷。他尽力想用自己精神上的痛苦来打动他的心。但是哈斯莱犹如一根木头,卧在米榻上,后仰着秃脑袋,眼睛微睁,放任地让克利斯朵夫诉说,或者睁一下眼,对内地人冷嘲热讽,让克利斯朵夫亲密的话语无孔可入。凯蒂托着咖啡、牛油、火腿等走进来,沉着脸把早餐放在杂乱不堪的纸堆里。克利斯朵夫等她走出门去,才又开始痛苦地陈述,而这又是他极难吐出的话语。

哈斯莱拉近盘子,倒了一杯咖啡,轻呷了几口,然后用亲密随意却又蕴含轻蔑的语气打断了克利斯朵夫:“也喝一杯怎么样?”克利斯朵夫摇了摇头。未说完的话他咽不下去,但不知怎地他越来越灰心,要说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脑子让哈斯莱的咀嚼声音搅乱了。哈斯莱托着盘子,孩子一样甩着腮帮子,狂嚼牛油面包,火腿拎在手中。可是他终究讲出了他在谱曲子,说别人演奏过自己为赫贝尔的《尤迪特》所谱的序曲。哈斯莱置若罔闻,忽然一顿:“你说什么?”

克利斯朵夫又一次说了说曲子的题目。

“啊,不错!不错!”哈斯莱边用手指把面包浸入咖啡杯边应付了一句。仿佛他能说的话只能是这些事。

克利斯朵夫失望之极,准备起身告辞。但考虑到此次毫无结果的长途跋涉,他又振作起来,咕哝着请哈斯莱听几首他弹的曲子。说话中间哈斯莱就打断了他:“用不着,没必要,对这个我是门外汉,”他言辞之间充满轻慢、讽刺、挖苦之意,“况且我也没有苦闷!”眼泪差一点儿流出克利斯朵夫的眼眶。但他决心已下、在听不到哈斯莱对自己作品的评议之前,决不跨出这个门槛。他惶恐而又愤愤地回敬道:“对不住,以前你允诺听我的曲子,我是特意为这件事从内地大老远跑来的,所以你必须听。”

见惯迎合态度的哈斯莱对这位憨小伙的态度产生了兴致,对满脸通红、泪水欲流的克利斯朵夫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毫无生气地指了指钢琴,说:“那好吧!请……”话音未落,他又倒在米榻上,大有倒头就睡的意思,用拳头捶了几下靠枕,半睁着眼伸长胳膊放在靠枕上,又睁开眼数数克利斯朵夫乐谱的篇数,然后叹了回气,扎着架子准备忍受克利斯朵夫的烦闷之曲。

克利斯朵夫按下琴键,充满恐慌与委屈。哈斯莱没过多久就把眼睛睁开了,竖起耳朵,宛如艺术家听到一件美妙的东西一般,精神抖擞起来。他开始沉默不语,雕像一般,但眼睛越来越亮,嘴唇也抖动了。随后他大梦初醒一样,叽叽咕咕地以示惊讶和赞叹,虽然这是憋在喉管里的声音,但绝对真实地暴露了他的思想,这使克利斯朵夫感到一阵狂喜。哈斯莱不再注意已经弹了几首,还剩几首。克利斯朵夫弹奏完一

首的一段,他就喊起来:“还应该有呢?……还应该有呢!”他的语气越来越有人情味了:“很好,这个!不错!……美妙!……太美妙了!……该死的!”他小声咕哝着,非常奇怪地惊叹“这算什么东西?”

他直起身来,把身子前倾,侧着耳朵,口中不断咕哝着,脸上涌现出阵阵笑容。当听到一些奇怪的和声时,他无意识地伸出舌头,轻轻在嘴唇附近荡了几下。一段意想不到的新奇的变调使他突然惊叫起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到钢琴前紧靠着克利斯朵夫坐下。他对克利斯朵夫视而不见,好像存在的只是回荡中的音乐。一曲终了,他拿起乐谱,着重看了刚才弹奏的那页,接着又翻看了几页,他不断地给予热烈的赞美和巨大的惊奇,这时屋子里别的都不存在:“真是妙绝了!……这个机灵鬼,居然能想出这么妙的乐章!……”

他突然又把克利斯朵夫从钢琴前面挤走,自己坐下来弹了起来。他舞弄着那轻巧、灵活的手指,娴熟可爱。克利斯朵夫眼睛盯着他护养很好的细长的手指,认为其中带有某些走了样的贵族气息,这跟身体的其它部分不很协调。当哈斯莱弹到某些和弦时,他会眯上眼睛,重复上几遍,不时地发出啧啧的称赞声,有时又轻轻模仿乐器的声音,还不住地拍打着琴板,发出无限的惊叹,显得既高兴但又略带遗憾。他带有几分妒嫉地气恼,但同时也感到非常欣慰。

虽然是自言自语,可能并不是说给克利斯朵夫听的,可是克利斯朵夫却把他的句句赞叹听到自己的心里,早已兴奋得脸色鲜红。克利斯朵夫不断给哈斯莱解释他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哈斯莱只顾自言自语,开始没有留意他说了些什么,后来有几句话哈斯莱可能听到了,嘴里停止了咕哝,眼睛只是注视着乐谱,轻轻翻着,好像在听又不像在听。克利斯朵夫却好像抓住了机会,把他的心里话和盘托出,他夸夸其谈地天真地谈着他的计划和思想。

哈斯莱停止了手中的忙活,又把心境恢复到了原来的那个样子。他把手中的乐谱交给克利斯朵夫;用胳膊肘支在琴盖上,双手托着脑袋出神地盯着克利斯朵夫,随意地听凭眼前的年轻人热情地讲述。听着听着,他的神思飘回到了自己早年痛苦的生活,当年也像克利斯朵夫那样满怀希冀,他又联想着这位年轻人的希望和茫茫前途,禁不住摇头苦

笑起来。

克利斯朵夫一直在那里诉说，惟恐接不上话茬。但是哈斯莱的沉默鼓舞了他。他意识到他在打量自己，一字不漏地倾听，他们中间的隔着冰山仿佛被他的言辞融化了，他的心中豁然开朗。结束自己的诉说之后，他有点胆怯但又坦然地抬起头看看哈斯莱。出人意料地仍是一双无神的、冷淡的和没有光亮的眼睛和他对视，他心中刚刚萌生的一丁点儿喜悦也被抛出了九霄云外，冰冻一般地住了口。

两人相对无语，过了好一阵子，哈斯莱才像个雕像一样讲话，身子不动，只是喉管发出声音。他判若两人，一改刚才的温和，对克利斯朵夫异常严肃，毫不客气地冷言直对克利斯朵夫的打算，嘲讽他的急于成功，也好像嘲弄自己一样，因为自己过去的影子在克利斯朵夫身上时隐时现。他疯狂地打击克利斯朵夫对人生的信念，对艺术的执着理性以及对自己的信心勇气。他禁不住悲痛万分地以自己为例，痛斥他自己近期的作品：“都是一文不值的玩意儿，毫无意义可言。只有那些混账东西才和这些相配。你能断定这世上爱音乐的人会上十个人吗？算了，是否存在还是一个尚存的疑虑。”

“至少我算一个！”克利斯朵夫电闪一样激动起来。

哈斯莱抬眼看看他，摇摇肩头，毫无生气地回答道：“将来和别人一样，只希望高攀，寻欢作乐，跟那些人没有什么不同而同时这样做是很有趣的……”

克利斯朵夫想辩论几句，但是哈斯莱抬手打断了他，拿起他的曲子，对刚才大加褒扬的作品施以尖锐的抨击。一方面他用最不堪入耳的言辞攻击年轻作家没留意的真正疏漏之处，文笔的不足，趣味或形式方面的弱项；另一方面他又放出奇谈怪论，与攻击哈斯莱那帮无聊的批评家一样。他诘问克利斯朵夫这些作品是否有意义，他不是指正，简直是抹杀一切；好像要把自己刚才的真实流露彻底加以抹杀。

克利斯朵夫失魂落魄，一言不发。他的偶像狠狠地一通冷嘲热讽，无情荒谬，你有何话说呢？况且哈斯莱听不进去一句话。他立在那里，合着乐谱毫无表情地瞪着眼，抿着嘴不吭声。终于，克利斯朵夫仿佛被他遗忘一样：“唉！最差劲的是无人了解你，没有一个人！”

克利斯朵夫激动到了极点，突然他把热情的手放在哈斯莱的手上，满含热忱，大声重复了一句：“有我呢！”

但是哈斯莱像木头一样毫无反应，即使他的心被这个小伙子的喊声催动的一刹那，他的眼睛仍没有产生一点点光彩。他心里满是嘲弄与讽刺。他前身微倾了一下，近乎滑稽地施了一礼，回答了一句：“荣幸至极！”但是他私下里却在说：“哼！我根本就无所谓！我可不会为你而浪费自己的一生。”

克利斯朵夫深知再留下来毫无必要，一句话拦腰打住。他来到车站，他要搭乘的火车是三点钟的车，而且这班慢车（因为克利斯朵夫只配坐最低级的车）随时会在途中停留；搭乘迟开两小时而中途追上前一班的车会更好些。但是再待两小时克利斯朵夫绝对忍受不了。甚至于等车这段时间他车站也不愿出。无奈地苦等！陌生的面孔，空落落的候车厅，闹哄哄、阴暗的气氛，再加上匆匆的脚步，一切都让他心情黯然。天终于黑起来了。电灯在浓雾中活似黑暗中的油灯一样闪烁，使夜显得更加阴暗了。郁闷的克利斯朵夫如坐针毡，焦急万分。他一小时把火车时间表熟悉了不下十次，力求不出一点儿差错，为了打发时光，他一次次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突然他注意力被一个地名所吸引：这个地名他非常熟悉，想了好一阵子才记起是苏兹的居住地，而苏兹曾无数次给他写过热情洋溢的信。克利斯朵夫精神恍惚，忽然极希望去探望这位陌生朋友了。可是那地方并不顺路，而是要乘一两小时区间车，在中途过夜再转两三次车，中间不知得等多久。克利斯朵夫抛开这一切，迅速作出决定：发电报给苏兹，明天早上到达。他寻找同情的安慰是本能需要，所以非要这样不可。刚发完电报，他就后悔了——为什么自己总是存在幻想呢？何必自寻新的烦恼？但事已至此，改变主意是不可能了。

在发车前的那段时间，这些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萦绕。车终于开了，克利斯朵夫第一个跳上去。外面的天空正下着阵雨，城市的影子慢慢地消失在暗夜中，他看着这一切，孩子一样地呼吸畅快起来。假若让他住宿一晚，没准他会活活闷死。

而恰在这个时候——下午六点左右，有封哈斯莱的信到了克利斯

朵夫的旅馆。他的心引发了许多感想,整个下午都被这个小伙子牵动思绪,他对他有好感,但却让他怀着满腔热忱倍受冷遇。他为自己的傲慢而后悔。事实上他常常这样控制不住自己激动起来的脾气。为弥补过失,他写了一张便条,派人送去一张歌剧院门票,约他散场后会面。——克利斯朵夫对此一无所知。哈斯莱不见他的身影,自语道:“他肯定是生气。就这样吧!”

他没有往下追究,摇摇头,耸耸肩。第二天,这事就过去了。

第二天,他们二人相距甚远,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相见了。而这两个人也将无休止地孤单寂寞下去。

彼得·苏兹年过七十五岁,但他从不轻易让步于人,哪怕身体衰弱得要命。他个子高大,弯腰驼背,呼吸起来支气管丝丝作响。鼻粘膜、支气管炎,和他有不解之缘;饱经沧桑的脸上堆着岁月的刀痕,那是他与病魔作斗争的历史印痕;半夜里他常常醒来,坐在床上拼命地吸气。他的长鼻子下端臃肿。深深的皱纹在眼下面把腮帮子横竖分成块状,两腮也由于牙床突出而深陷下去。这张沧桑的脸,饱含着年龄与痛苦,标示出疾病和孤独。出人意料,他从不感到压抑无聊。厚厚的嘴唇显出了他的仁厚长者之风。然而使人觉得亲切可近的,主要是由于那双清明如水的灰蓝眼睛,总是从正面注视别人,安详、坦诚、毫无隐瞒,他的心如水般明净,仿佛可以看到。

但是他精神的避难家园仍是书本:它们不会忘记他,也不会对他搞欺骗。他在书中敬重的心灵已超越时空,它们能产生其本身体味到的爱,另外还有如同阳光般布施给别人的爱,都如磐石不转,不会动摇。苏兹这位美学教授又加上音乐史教授的头衔,如同一片古老的原始森林中唱着千啼百啭的鸟鸣之歌。这些歌声来自遥远的年代,来自几个世纪以前,但其温柔神秘不减。他对有些熟悉更甚,那是些心爱的伴侣,句句让他想起悲欢离合的往事,所涉及的生活片段是有意和无意并存——因为太阳照耀的岁月下面,还有被无名的光照亮的其它的日子——最后有些话语人们从未听说过,那是大家期盼已久的言论,那时候听众就会打开心扉来迎接它们,如同久旱大地喜逢甘霖一样。苏兹老先生就如此这般地听着鸟啭的古老森林,如同传说中的隐者,催眠于这

神奇的歌声之中，而岁月悠悠荡荡，潺潺地流淌到了生命的黄昏，但他那年轻的心始终不变，如同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一样。

音乐不是他精神财富的全部。他同时欣赏诗人——无论是古人或是今人。他欣赏本国的诗歌，对歌德的作品更突出，同时他也喜欢别国的诗作。他博学多才，精通多国文字。他的思想和赫尔德与十八世界末“世界公民”同步。他受过一八七〇年艰苦斗争的洗礼，经历过那个时代狂飙突进思想潮流的影响，虽然他崇拜德国，但是他从不自傲。在这一点，他与赫尔德不谋而合：“在骄傲的人群中，以本国优势来作资本的人荒诞可笑最甚。”同时也认同席勒“只为一个民族而写作是可怜的理想”的观点。他的思想有时缺乏勇敢，但是具有博大的胸怀，凡是美妙的东西一概能被其吸收。也许对于俗气的艺术品他不会痛下狠心，但是这样他不会错过一部优秀的作品。如果说他没有果敢的气魄去指责舆论炒得火热的虚伪的艺术家，但他绝对有勇气挺身替不为公众所知的坚毅的强者辩护。他常常是为自己的善心所累，生怕对任何一个人不公平；若是别人喜欢的东西他不喜欢，他就认为是自己的不是，竭力地修正到自己也喜欢的程度。他认为爱是世界最需要最美妙的事情。他的内心需要爱来滋润，需要钦佩浇灌，甚至自己破败的肺也需要空气。因此，每个给他机会来爱的人，他都感恩戴德。所以克利斯朵夫对他产生的影响远远出乎克利斯朵夫的意料。他动笔时的情感，远远不如这位老人所感到的那样亲切生动。克利斯朵夫好比是一个大火炉，这些作品就是从炉中蹦出的几个火星，这其中尚有许多别的东西要迸发；可是对于这位温和老人，如同发现了新天地，等待他用爱去浇灌的新天地。而同时这个新天地的先进也照彻了他苍老的心灵。

去年，他被迫放下心爱的大学教鞭，每况愈下的身体截断了他的教学生涯。正当他卧病在床，一包新到的乐谱被书商华尔夫按惯例送到家里，其中一篇的作者是克利斯朵夫。他孤身独居，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少有的几个亲属也相继撒手西去，只有一个老得可怜的女仆照顾他。而他由于体弱，总是被她所左右。几个同龄的相知不时探望他，但由于身体也不太好，当天不理想时大家就懒于走动了。那时正值隆冬季节，街上白雪皑皑；苏兹整天不见一个人影。屋里很是阴暗，一层淡

黄色的水汽附在玻璃上，幕一样挡人视线，炉子生得旺旺的，让人懒得动弹。附近的教堂，每隔一刻钟敲打一下，用古老的不拘一格的音调哼唱着赞美诗中的只言片语，快乐的气息，如同病人的呻吟，尤其当一个人不高兴时。苏兹背靠靠枕咳个不停。他手拿着蒙丹的诗集希望能念下去，他太喜欢他的作品了，但感到不似平日那样有味，书从手中掉了下去。他呼呼喘着粗气，想得出了神。刚刚送到的乐谱就放在手边，他却没有足够勇气打开，他心里凄凉。最终他唤了一声，慢慢挣脱束缚，透过镜片阅读起乐谱来。但他的心系别处，如烟的往事挥之不去。

一首古老赞美歌映入他的眼帘，那是克利斯朵夫引用一个朴实的诗人的词句，另加上一些抒情的东西，原作是保尔·格哈特的《基督徒流浪之歌》：

希望罢，可怜的灵魂。
希望之外还是坚毅勇猛！
等待吧，等待！
你将看到
快乐的太阳！

这些词句是苏兹再也熟悉不过的东西，但这种口吻他却从未听说过……不是单调得让人瞌睡，而是恬淡自然的情绪，如同老苏兹的一颗少年心，坚强有力，在另一边饱经沧桑，孕育希望，期盼欢乐，而如今一切成为眼前的现实。他颤抖双手，泪水滚过脸颊。他朗声念道：

起来吧！起来！连同你的痛苦，
连同你的烦恼，道一声再见！
让它们走开，一切烦扰你的心，
令你愁苦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把一股刚劲之情融入了思想之中，在充满信念之光的最末几句，仿佛有他英雄般的笑声：

统治一切、领导一切的
是上帝，而不是你。
上帝才能称为主宰，
才能主宰一切，金科玉律！

另有一节轻视一切的诗句,是克利斯朵夫摘抄原诗作为结尾句,充满克利斯朵夫少年的轻妄:

即令全部魔鬼对战,
你须冷然,自信自律!
上帝永不回避!
他所认定唯有成功,
他要完成终会完成,
他会持之以恒!

……此后是一大段狂热的表达,饱含战争醉卧的风流,富有古罗马大帝凯旋的气派。

老人通身颤抖,喘着粗气紧紧随着这慷慨激昂的音乐,像一个被同伴拉手狂奔的孩童,他心在狂跳,眼睛流泪,没头没脑,含糊不清地喊道:“啊,我的上帝!……啊!上帝啊……”

他又是哭又是笑,不能自己。幸福之流遍及全身,全身顿感一阵窒息。剧烈的咳嗽声使老妈子莎尔美大惊,以为老头子要完了。他控制不住不停地哭着、咳着、嚷着:“啊,上帝啊!……啊,上帝啊!……”同时在换口气的间隙,他又尖声兴奋地笑起来。

老妈子以为他神经不正常。等到真相大白之后,就近乎粗鲁地指责他:“你怎能会被这种鬼事迷惑呢?把那东西扔过来!让我处理掉,以后严禁读它。”

但是苏兹咬着不愿俯首,严令莎尔美不要烦他。由于她不肯善罢干休,他就大发脾气,指天诅咒,闹得上气不接下气。老妈子第一次看他这么固执,敢于同自己硬碰硬。她迟疑了一下,手中的东西就放下了,但她还是把他不折不扣地数落了一通,骂他是神经病,说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个有教养的绅士,但现在却用连乡下佬都为之脸红的下流咒语来对待她,仿佛要把她置于死地,很明显老头子的一双牛眼也气坏了她,她说自己认错了人!……苏兹愤怒至极,大叫一声“滚出去”,然后从枕上抬起身来,老妈子才满怀忿怒地离开,停止了无休止的唠叨。主人的钢铁一般冰冷的语气伤透她的心,她走时把大门大声地碰了一下,声明以后别再烦她,即使他要死,也悉听尊便,与她无关。

于是,屋子里又恢复了宁静,天黑得怕人。黄昏的钟声传来,平淡、令人发笑。老苏兹平静起来,对刚才所做所为感到懊悔,木头一样躺下去,气吁吁的,他孩子一样把心中珍爱的歌集抱在怀中,脸上堆满了笑意。

好几天,他都出神发呆。他不用再考虑自身的悲苦,不考虑冬天;也不再想阴暗的太阳,更不去考虑自己的形单影只。爱撒播在他的四周,光明就在身边。尽管他行将就木,却在另一个陌生的年轻知己心中再生了。

他有两个音乐知己,都是音乐迷,都被激发了对克利斯朵夫的热情:其一是萨缪尔·耿士,一个地方法官;其二是奥斯加·卜德班希·米脱,牙医兼优秀歌唱家。三位老友常聚在一起纵谈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凡能寻觅到的他的作品全都被他们三个演奏过了。牙医唱着,苏兹弹琴,法官倾听。然后,三人轮流赞叹。当三人抚弄音乐的时候,往往不约而同地认为:克利斯朵夫在这儿,是最好不过的。

苏兹走在街上,洋溢着欢快之情,再想想朋友们的快乐,禁不住偷着笑起来。夜幕降临了,耿士所居住的小村离城有半小时的路。天色仍很明亮,四月间黄昏柔和宜人,夜莺在四周悄悄地鸣啭。老苏兹的心如同花开一样,呼吸顺畅而甜美,两腿轻快如同二十岁小伙子一样。他紧迈轻步,全然不顾绊脚的小石块。车辆开来,他就精神抖擞地闪在路旁,热情地和赶车的招呼几声,有时不禁让对方感到奇怪,在灯下偷偷地看他。

到了耿士家门口时,夜幕已经完全降临下来。他“扑扑”地打门,直着嗓子喊耿士。耿士家的窗子打开了,神色仓皇的耿士探出头,警惕地问:“哪一位?有什么事吗?”

苏兹大口喘着气,兴冲冲地喊:“克拉夫脱……克拉夫脱明天到达……”

耿士摸不着头脑,却辨认出了他的声音:“苏兹!发生了什么事?这么晚究竟有什么事啊?”

苏兹重复了一遍:“他明天到,明天早上!……”

“你说什么?”耿士莫名其妙。